



# 如何研究「帶業往生查經小組報告書」

(答龍天佑居士先後所問)

陳健民

先生所問數函，前已分別畧答，今承建議，寫此一文亦可使與先生同好者明我心地，鑒我愚見，適自檀香山講經歸來，而第二十六次再赴菲律賓講尚待三月，畧有餘暇，故走筆完成，掛一漏萬，尚希諒之。

## (一) 當善體經義，勿誤解經文

法有先後，證有早遲，當其臨終，必先消其煩惱障，然後入淨土之中，而無煩惱之現行，可安居蓮內，及其蓮開，必再滅其所知障，然後受聖賢之教，而了實相之真理，可漸臻果位。是以臨終之煩惱障爲五逆十惡，極爲粗重，淨土之所不容，蓮內之所知障，唯是見惑、無明，較爲細歛，羅漢亦不免，正如世間之法，強盜之牢，防範甚緊，屬另一領域，恐其破牢而出。感化之院，自由較多，又屬其他地帶，每多活動之區，於強盜必防其惡業之現行，若欲求入淨土，必先消其業，感化在助其思想之改變，雖可入淨土，必先處蓮中。二者常當善分辨，則不致誤解。如蓮苞之中帶有煩惱障，則十六觀前段念佛滅罪之經文成爲戲論；花開之後，苟無所知障，則十六觀後段滅罪之經文，亦成戲論矣！苟能分別臨終念佛所滅罪乃滅煩惱障，花開之後所滅罪乃滅所知障，先入淨土後開蓮花；早登極樂，等皆是，然其人非帶業往生之人，而係消業往生之人，其鳥爲彌陀變化之鳥，而非罪報所生之鳥，鳥既無罪，人豈獨有罪乎？穢土之聖凡同居土，即娑婆世界，凡卽造罪之凡，二者兼有之，其中不造罪者，則易往生西方，已造罪者則必念佛求消，此皆理所當然者也。

或曰雖然造罪，亦可帶去，不必懺悔，不必念佛，不必有善知識之勸化，此則違反因果律矣，彼乃舉那先經爲證明，其經大意謂：「船中百枚大石因船故不得沒，人雖有本惡，一時念佛，用是不入泥犁中，便生天上，其小石沒者，如人作惡不知佛經，死後便入泥犁。」此中皆屬消業往生之理。因有『一時念佛』故往生，因『不知佛經』故入泥犁，並無自己帶去之意。且船之爲喻，蓋指空性，故波羅密卽到彼岸，空性不許有我又誰帶之？且金剛經亦稱『渡河須用筏，到岸不須舟』舟且不須，石將安放？况此岸爲穢，彼岸爲淨，苟不消業，何能登淨土之岸耶？善體經意者，必不誤會矣！

請以實例證之，龍舒淨土文中所載往生事跡，唐張鍾馗殺雞爲業，張善和殺牛爲業，各見鷄牛索命，甚苦，急切念佛，得以往生，此卽消業往生實例也，當其牛鷄索命，則爲罪業將報之兆，以念佛故此罪已消，故能往生。若未消罪業，試問鷄牛作何交代耶？

## (二) 相對諸法當知明辨

博學之、審問之、慎思之、明辨之、篤行之，此卽由聞思修三慧開出，特於相對之法必須明辨，如：能與所對，自與他對，帶與消對、善與惡對、空與有對，茲分別爲先生條陳如次：

一、能所 譬如「十方」雜誌所載帶業往生與消業往生一文，其中主旨有四字焉，卽『觀機設教』。又柳絮先生之印光祖師一文，亦有『稱機設教』一語，此中觀機或稱機，上字屬能觀之佛，下字屬所觀之人，教字亦屬能教之佛。如是四字之中，三字皆有關佛力，故屬側重消業往生。

彼用此語者反引爲帶業往生，則誤矣。又如柳絮先生文中『放下屠刀之人』，並不是帶起屠刀之人，其後又有『洗心革面之人』，並不是黑心垢面之人，二者皆屬消業，不能作爲帶業之形容詞。

二、自他

二、自他淨土宗雅號他力，尊崇彌陀之大願，普賢之提倡，六方佛之讚嘆，十四國之朝禮也，然反對消業獨倡帶業，是直反對他力，而提倡自力，豈得成立乎？自力並不包括念佛，以念佛得他力之接引，而非自力之往生，自力亦不包括懺悔，因懺主爲佛，必得佛力印證，方可稱懺盡。徹悟禪師亦曾在其語錄中加重帶業之力，聲明不必懺悔，此亦特重自力也，於普通讚嘆淨土爲他力者，殊相逕庭，是何故哉？

三、帶 消 帶則不必消，消何必帶；帶則帶業獨往，不必有佛接引。今人皆引唐張鍾馗殺鷄、張善和殺牛，皆有地獄相現，最後念佛蒙佛接引而去，且見瑞光瑞像，其非帶業獨往可知，謂之消業往生誰曰不宜？

四、善惡 善有善報，所報限於三善道，惡有惡報，所報必在三惡道，皆無關淨土也。今人不知淨土非天堂，自我作古，創立新名句曰：「帶善業往生。」固不知生天、生西之差別也！心淨而後土淨，心不能淨者，有煩惱障，所知障故，先必除煩惱障然後可以入境。否則粗重煩惱起現時，必致鬥毆勃雞，蓋不若所知障微細惑業，惟在思想耳，不妨先準入境，關於蓮苞，久而久之思想在淨土中潛移默化，故花開見佛，方知實相；餘惑猶存，再行消除。此皆哲理之淨穢，非物質之淨穢也。

五、空 有 淨土建立在空性之中，九有皆在三界之內。性質不同，與感情無關。彌陀雖有大悲，不能將蓮邦移入地獄；地藏雖有大願，不能請閻羅執法極樂。佛陀之神通力、衆生之業果力，皆不可思議。彌陀消業之力，且乘衆生臨終之時，不能在平日常常消之。衆生造業之時，唯限有生之日，不能在臨終匆匆再造之，其求急切，其消快捷。只及外之煩惱障，且遺內之所知障，煩惱障有妨淨土之治安，所知障無傷蓮邦之生存，是以初以苞藏之，次出苞敎之，嗚乎哀哉！彌陀之體貼入微，有如此也！粗

(三) 當留心文法，斟酌情理

業往生，其一至三則文能對題，其四至七則屬淨土法門，應另標命題，獨成一篇爲淨土法門，混入其中，則爲文不對題。

心此專

二、用字當隨常例，不可自我作古。譬如帶字，常例皆屬否定、消極、含惡意。如云「生不帶一文而來死不帶一文而去」，與「不」字相連，是爲否定，苟用「存」字代替「帶」字則不可，然「存」字屬肯定故。又如「帶罪圖功」，罪屬消極方面，功屬積極方面，不可互易而曰「圖罪帶功」，由此可推知，「帶五逆」則合，「帶善業」、「帶淨業」，皆屬自作古，古無前例也。「佛爲一大事因緣而來此娑婆」，不曰「佛帶一大事因緣而來娑婆」；「佛證得無上涅槃」而不曰「佛帶得無上涅槃」；又如「帶角虎」則含惡意，虎口可傷人，虎角亦可傷人，故曰「帶角虎」，而不曰「帶角兔」；又如「帶劣勝應身」，從劣字可知；又如「帶質境」，猶如鏡中所現之影像，帶持鏡外之實物，所謂「帶質通情本」，亦有惡意存焉；臥必右脇，刀在左脰，故左脰不得臥，亦有厭惡意，故曰「帶刀臥」。

往字亦然，往生則指西方，或天堂，就好土言而不能用之於惡土，提婆達多墮入地獄而不曰往生地獄，今日帶惡業往生三惡道等語，皆自我作古，古無前例也。

古，古無前例也。

帶善業往生西方，亦不合理，淨土建立於空性無我中，此中之淨，非天堂之淨，天堂之淨，則建立於善業，故必先以念佛消煩惱障而得往生，入蓮苞中，久久潛移默化，疑惑再消，花開見佛，學習空性實相，然後方可在淨土中住，漸次消除所知障、塵沙惑、無明惑，則成佛果。至若往生天堂，只憑善業即可，往生兜率彌勒內院則非天堂可比，正如法照所見竹林，其空間雖在五台，然法照本人次日再去已不復見，竹林寺亦屬淨土，正如兜率內院耳。獅子覺生兜率天多年未見彌勒，只生天道，未生彌勒之淨土，先生會聽我講淨土五經會通數次，想能記憶分辨也。

文之有法，中外皆然，馬氏文通如英文之八種詞類，文心雕龍著重全篇之布局結構，前後照應爲英文所少見者，有過之無不及，迂儒每謂中文並無文法，非也。或謂中文爲單音字；然「不可」爲匱，「之於」爲諸，反切皆拼音也，國文百日通，文史通義等，皆文法之別名也，先生肄業大學時，諒早知之矣，此中特就報告書有關者言之，必有利於研究也。

一、命題必與正文相合

一十九】雜誌載某老師發表之帶業往生與消

上曰「煩惱」則書「煩惱」。帶五逆十惡者，卽曰帶煩惱，而不曰帶惑，臨終念佛所消者，即此也。其後入蓮胎住，經上明明指出「疑惑」二字，是故惑可帶入淨土之蓮胎；煩惱五逆則不可帶入淨土。此書已極明顯記錄矣，先生想已細讀分辨，或有他人讀之而不能分辨者，尙希指導之。

四、接近「帶業往生」之疏狀子句，限制「帶」字，必加注意。元維則禪師淨土或問一書，答某「帶業得生否？」曰「得也，必仗阿彌陀佛之大願！」此句卽疏狀子句，限制此「帶業」必須仰仗佛力之大願接引方可。此等處「帶業得生」並非維則之語，不可據之以爲維則主張「帶業往生」。其所云「得也」，似乎許可之詞，然有一附帶條件，必須仰仗佛力接引，此中卽含有消業往生之真實他力，而非臨終行人之能帶之自力。佛之接引必先爲消業，既已消業，則非帶業可知也。

五、消業帶業原是絕對相反之詞，不容許同時存在。如沈九成先生文中旣許十六觀，爲消業往生，却又許十四、十五觀爲帶善業往生，行人當向何者信受耶？正因不許帶業，故立消業往生皆就十六觀言，其根據爲觀經所載之滅罪威力觀觀皆可通用，經中並不許帶五逆十惡，不經念佛，可以自力往生，餘者其罪雖輕，其福雖厚，然皆適合佛之消業接引原則，縱已登地成佛來此土者，對佛之消業接引，亦莫不隨喜。故未以善事、空性、慈悲等爲入境條件。古德從來未說帶善業往生者，「帶」之一字，多用在消極條件上，或否定文句上，上文已詳言之矣。報告書上問題焦點，惟在十六觀之帶或消耳。承認十六觀消業，則已得答案，不必牽及十四、十五觀矣，蓋非研究入境之範圍，費力而不討好，何苦乃爾耶？

六、消屬他力，佛祖故；帶屬自力，自我故。凡經文論著，談及接引、念佛、仗慈、懺悔、誦經、禱告皆屬他力。談及不用懺悔不必念佛，戒除迷信，一人犯罪一人當，了則業障本來空，東方人向西方求，西方人又向那一方求？心好不用齋，有錢買得鬼推磨等。無信心人往往易受帶業往生一語之流弊所害，徒誇自力。

譬如西藏巴都仁波切長壽佛法灌頂開示中所云：依靠阿彌陀佛願力接引往生極樂國土，雖高小學生讀之，亦不誤作帶業往生矣，豈可因上文「即使」假設之詞，而強作誤會。且「即使」句上，亦有「由於阿彌陀佛的大願」字樣，此明表示他力之威德，使一心求生之行人得以往生，豈有彌陀大願，不能消業耶？學佛多年，而不信佛能消業，無乃太愚乎？以此淺理，詰之於街頭小販，無不明瞭者也。希望先生多加研究，轉相教導，天下愚人太多，先生其有意救之乎？海龍王經曰：「悲憫衆愚眞智慧。」先生其努力爲之。

#### (四) 保持查經之客觀，擺脫報告之主觀

循名責實，查經然後報告，所查在客觀之經，帶業往生發生於明清，後代各家論文中，皆指帶五逆十惡，因爲此種業臨終十念，無量壽經除外，不能帶去；十六觀經不除，可以由念佛後消除得生；雖亦不許帶，然許得生，此皆客觀經論，主觀報告人，不可自我作古，違反經論常規，別創帶善業之說，而置五逆十惡於不問，亦不可將往生淨土之「往生」，解作帶惡業「往生」三途。凡言「往生」皆指西方，因爲我們是淨土行人；凡言三途，皆說墮落，不得說帶惡業「往生」惡道！此皆有主觀之成見，應當避免。

#### (五) 當法常不輕，勿炫己之長

先生曾函告：某也士卒，雷明布鼓，竟敢妄言老居士「未研教理」，何不將華嚴五論、禪塔四層諸著示之，余不敢從，蓋明太祖朱元璋亦皇覺寺僧，北魏之沙門惠臻，唐少林寺之惠揚、曇宗，宋之趙宗印，靖康之真寶，德佑末之萬安皆僧而兵，曇宗且曾拜大將軍，吾人不可輕視之，且歐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，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，各不矜其所長也。桓榮在大學，辨明經義，每以禮讓相勉，不以辭長勝人；班固在蘭台，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；王褒不以己能責人不能，彼等皆存恕道，吾人當師法之。健也福薄，與彼大昧生平未及謀面，果能相見，當與談孫子謀攻，「知彼知己百戰不殆」，與夫太公三陣，黃帝五陣，風后八陣，何必談佛法、拙著耶！

且也，人之著述，非一時一人所可毀譽，必經時間考驗，所謂五百世必有王者興，古人以金爲匱，以石爲室，以封存之，以侯王者，漢書司馬遷傳有「史記金匱石室之書」語：嵩高山石室，會稽山石穴，色山洞穴，天承宛委，荊州小酉山，石穴武陵天門山巖，皇天塢北古陶穴，皆藏書之所也。古人惟恐人知之，今人惟恐人不知，蓋著眼於千秋萬世，忘形於鼠目寸光耳。譬如此次慧炬，本年（一九八二）十月號，發表第一篇榮獲焦山智光獎學金萬榮正先生，亦屬主張支持帶業往生大善知識指導之下所成長之佛教徒，却能自行擺脫偶像流弊，其所介四種淨土、彌陀、藥師、阿閦、彌勒皆本客觀經文，不加主觀成見之帶業往生，既冠其刊，亦獲獎金，不亦屬可畏之後生乎。再過若干年，此一成語「帶業往生」，必被大眾忘記矣，何必爭此一日哉！

先生對我則太熱情，對彼則太冷酷，故寫此篇以相慰藉。

孔子曰：「溫故而知新，可以爲師矣。」又曰：「記問之學，不足爲人師。」又曰：「巧言令色，鮮矣仁。」又曰：「舍曰欲之，而必爲之辭焉。」此皆吾人研究中所當稟之教誡，昔者年纔冠與妻同誦華嚴，神鬼衆跪地，窗外竊聽，其後屢溫匆匆未能知新，今已逾古稀，畧開茅塞，乃撰

華嚴五論集問世，祖師中之十重唯識觀、原人論皆有評論，此所謂當仁不让於師也。然直至今日，已近八旬，未嘗爲人師，講經九不自律，即有不收徒弟、不受禮拜、不納紅包。良以師心自用，記以備問，竊人牙慧，信口雌黃，本人所不敢爲也。然遠近講演，拋磚引玉，聊獻堯芻之議，並無嚴師之責，以古德言上根者，多借助淨土宗外之經，故將心經代普賢行願品，一以崇補處之佛而依般若之空，楊仁山老居士就中下根立念佛往生爲有爲法之量，本人就上根是心是佛，立無爲法之量，慧遠慧皎二師皆依華嚴而判淨土三根，止於七地，本人依觀經十六觀判定前七爲佛之依報，後至十三爲佛菩薩之正報，十四、十五爲上中六品，十六爲下三品，從不自我作古，而說帶善業往生。

印光法師文鈔雖多說帶業往生，皆指帶五逆十惡，由其上下文可以探究，並無帶善業往生一說，此種文句異乎古德所云，又非經中所有，說爲立異未嘗不可，此屬巧言，意在加強「人帶說」而反抗「佛消說」，用心不在明辨真理而在袒護邪見。譬如儒家孔子惟倡仁，孟子益以義，荀子崇拜以禮，程子主以敬，此不得爲立異也，亦各有其正義焉！若乎楊雄效以法言，王充評以論衡，則過於同異矣！今消業本乎觀經之滅罪，不止一處，培福亦復有之，然不曰帶善，帶之一字有惡意焉（具詳三篇二段）。且當行人臨終，其業未消，雖帶在身，念佛之後立即消除，故能往生。不能感激佛之消業，而反矜持己之帶業，豈非忘恩負義之人，吾故曰：「巧言立異，鮮有仁焉！」先生年富力強，研究精神正在發揚，引此爲例可以警策矣！

### (七) 正見不可移、器量不可小

聞思二慧結晶以成正見，兄等青年所謂中心思想是也。吾人佛教徒，必有其佛教徒之人生觀、宇宙觀。關於修行自性，嘗爲兄詳言之矣，即以正見爲主，故不能存主觀之我見、邊見、邪見，務必將此佛之聖教量集中，法之精華點集中而構成正見，生死夢寐皆保存之，三軍可奪帥也，匹夫不可奪其志也。志即正見，形之於志氣者也。昔者清辯菩薩與護法菩薩辯理不決，絕粒飲水虔求觀音指示隱境，以候彌勒下生，決其正見，至今猶在駄那竭礎迦國南山巖窟內。某騎馬兒徒步，路人笑以私心；乃與兒共騎，路人亦笑以殘忍；因皆下馬，路人笑以愚癡；乃令兒獨騎，路人笑以顛倒。今拙編五經會通講義資料中，心物、智悲會通，以正其見；淨禪、淨

密會通，以止其謗；四層理趣以齊遠近；五馬分屍以警臨終；強調欣厭周密檢討；四十八法皆依三經，九品評點期要求實踐，而推究修行自性確定行道次第，尤三致意焉。知我者謂我立功，不知我者謂我立異，此種得失早已置之度外矣！豈能盡如人意乎？但當無違佛心耳。

帶業往生一語，須經過四人查經結果，既不見於顯密及淨土三經佛典，亦不見於元朝以前之古德大論，違反因果不合邏輯，出生流弊，自當辨正以利萬世。讀者積非成是，暫難接受，一時氣憤，轉相輕賤，吾人著眼於千年之後，何必爭持於瞬息之間。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，何用反駁乎？此所以兄所勸告未曾違命。韓退之曰：「動而得譽，毀亦隨之。」又曰：「德高而毀至。」又曰：「名之所存，謗之所歸。」蘇東坡曰：「平生以文字見知於世，亦以取嫉於人。」歐陽修曰：「所以見知於世者，亦以取嫉於人。」二人之語如出一口。金剛經曰：「爲人輕賤，是人先世罪業，應墮惡道，……則爲消滅。」拙詩曰：「道吾惡者是吾師，朱矣復緋圓矣復香必妙詞，輕賤能消先世罪，如斯不『帶』可知之。」吾故曰：「器量不可小。」昔者王夷甫被其族人舉杯擲面，自盥洗之，毫無慍色，又嘗被斐景聲肆言極罵，亦不回報。昔某君被誣爲竊賊，依價賠償，及後真賊被擒，鄰人奉還求恕，一笑置之。古人之大量如此，吾人行菩薩道，豈可尚不如儒門君子耶？昔在台中寶覺寺講經，彼等打恐嚇電話，聽衆中有人耳相告，此寺某君爲安全人員何不求助，予唯搖首拒之。其後又有人告，附近省黨部林老先生爲報告書四人中林先生之尊翁，君豈不知，何不求助？予曰：九不講經有不拜訪名貴，四過台北，未曾奉訪，已覺歉疚，安可以此小事相擾。是夜聽衆愈來愈多，該電話並未發生效力。生平潔身自守，天龍暗助，化險爲夷，不止一次，正見所在，三軍亦不可奪也，器量大者，胆量亦大！自高雄至員林乃至台中，接連講經各五夜，此等恐嚇電話，不下數十次，余皆一笑置之。夫人之處心積慮，習而成性，居家父母不能教之；枕邊，妻室不能勸之；入校，師長不能責之；處世，朋友不能諫之；進壇，香煙不能薰之；吾人何德何能，敢望其改過耶？唯有爲之默禱，使南山之虎，長橋之蛇，終成名士也已耳；

### (八) 學修皆宜圓融，不必分別宗派

顯中有密，如觀經是。觀經自謂「與修多羅合」，修多羅即顯，而自處爲密，則陀羅尼矣！誦其全文，卽十六觀想，觀想爲密宗修法之一。密中有顯，普賢行願品七支頌，四無量心，皆選自顯教。理趣經密中之顯，華嚴經顯中之密。古德禪淨兼修，故曰帶角之虎，事一心理一心，亦與天台止觀相順；茹素守戒，亦與律宗相應，寺廟亦修焰口亦施蒙山，此卽密

宗燒煙施鬼之法，密法本尊中如彌陀、長壽、觀音、勢至、度母皆屬淨土宗本尊。本人編有淨密、淨禪會通兩表，標舉相同之事，畧示圓融之意。夫彌陀發四十八願以前，曾有無量無邊諸佛出現，既建極樂世界以後，更有無量無邊諸佛將來，彌陀許其國信士飛朝他國，他國豈盡爲淨土宗人耶？他國諸佛飛朝蓮邦，蓮邦豈視爲淨土外人耶？十四國之說，已見經文，其實何止十四，特就當時當地言之耳！六方佛讚嘆，亦見經文，其實何止六方！試問四隅諸地反抗乎？小哉！藐哉！博地凡夫以一己之鼠量吞大海之洪濤，妄立門戶，侮辱聖賢，以爲智者大師已放棄摩訶止觀，永明禪師已焚燬宗鏡大錄，本人已中斷密宗或破壞蓮宗，冤哉枉矣，如來豈無所知哉？

吾四人中，以林先生鈺堂爲最年輕，然精進念佛無法估計其數，其妻琇瑩夫人，恭書心經、彌陀經，綉無量壽佛像，亦綉五輪寶塔，願以薪金支持其夫專修淨業，其子建宏五歲時，自能模倣，今五歲耳，能持十小咒，能結彌陀印，能入彌陀定，飲食非常見者不受。當其父歸依大寶法王，淨業照常，其子亦能誦百字明，糖菓之資必留以購龜放生。上有好者，下必甚然，信矣哉！至若楊法洪賢伉儷，亦正壯年，早已長齋分鋪，其子楊儼才三歲，即能敲木魚，誦心經，念佛號，持小咒灌入錄音帶中，曾在紐約大覺寺余講經時代爲發表，藉以勸化。

本人自少習淨，今已近八旬，念佛未嘗中輟，然非不習玄修定非不學密參禪。巖居、山居、船居、戶林居，七十年中大半在關房（有詩印行），西藏歸來，曾在成都受黃遠謨、袁煥仙、吳夢齡之邀請（印光祖師高足——傳度大師，曾閉關九年念佛，亦在座），講演佛法，極言密法之難，流弊甚大，並實行勸得諸老朋友，昔日同壇學密者，放棄太半時間，兼念彌陀，以求消業往生，不復貪安逸，當時有春城安逸一詩傳誦成都、重慶之間，詩曰：「四座風生三寸舌，百年浪擲一杯茶（諸口頭禪和皆日常坐茶館，整日清談），明朝未死且相約，不醉無歸小酒家。」其後勸屈文六勿修雙運，有「趙州參箇『無』字，終身受用不盡；慧遠念句陀彌，一葦飽載而歸」之句（見叢書），不聽，死時甚苦。又勸趙炎午老施主念佛，勿隨屈老學密，聽之，安祥而逝。撫今思昔，老友殆盡，淚莫能禁，今日者竟有人疑及小子不屬蓮宗，十方如來悉知悉見，何必求人知之耶？人不爲一言以釋之。

夫無的之放矢，我苟非的，必不中傷。彼之相分想像錯誤，彼中相分緣詳談身世，此中所云聊補遺憾，惟先生諒之。

先生頗富熱誠，諒以爲如不反駁申辯，則必蒙辱到底。是又不然，請自受其傷。如仰箭射空，落在自頂；仰首唾空，落在其面；吾雖不殺伯仁，自受其傷。

，伯仁因我而死，吾人但當抱歎耳！吾人學佛，縱不能成佛，亦當歸皈佛土，今日爲消業、帶業而有所商確，千秋萬世之後，一旦淨土相見，會談往事，豈不同發一噱乎？與其期之將來，何不勉於今日，先生其諒我歟？

### （九）妄圖帶業，必疑惑應；誠心念佛，自有佳兆

昔清潘世恩夢入聖廟，子路鉤其目，懸於木後，果入閣爲相，蓋目懸於木也。唐高祖夢爲羣「蛆」所「拊」，乃得天下，億「趨」「赴」之；韓魏公夢以手捧天，果爲相，輔英宗、神宗；健也無德，然亦曾夢兩腕生蘭花，復化龍鳳飛舞高空，文思日進，今日能布施英文佛教小冊百餘種於全世界，中文曲肱齋叢書於華僑，未必與此夢無關，印藏佛教著述，先必請求佛祖許可；既成，必示佛壇請求印證；將梓，必求天龍護持。本人拙著雖不見重於時人，却未迷失此三段過程，故亦有讀者來函通知，或吟小詩而落淚，或誦拙文而聞香，特不足爲外人道耳。至若念佛之感應，誦經之佳兆，古德所留感應錄汗牛充棟，惟彼時人公忙，無暇過目耳。妄圖帶業之流，既不積善，必無鬼窺其室，更難得天龍八部所護持，是以人有佳夢，必破壞之。報告書林先生鈺堂在謄寫之夜，夢三孔雀張屏高空，西方原有孔雀王佛母爲林所未曾知者，三數與三聖相合而其時又正在謄寫報告書之夜，果是有菩提心人，自宜隨喜讚嘆，而必破壞之者，仗恃口業可帶，較五逆爲勝，欲破壞其報告書，必并此亦破壞之，此與林先生何傷哉？林先生雖年輕，一笑置之而已。蓋誠心念佛之士，但求自消其業，不欲與人爭論一日之強耳，先生亦會有佳夢詳載大函，何必疑惑及夢之可靠與否耶？楞嚴經曰：「一切境界，莫作聖解，若作聖解，便成魔事。」然著與不著是一事，夢與不夢另是一事。摩耶夫人夢大象入胎，乃有文佛降誕，諸天讚曰：「如白象形下閻浮，勝光天尊所建議。」然則文佛亦會著魔境耶？何以云爲一大事因緣而來耶？禪宗所謂「打倒文佛給狗子吃」非到法身地位之人，不可漫談，若漫談之，則必帶業往生於拔舌地獄中，吾人切不可以難得人身而輕試之，先生待我甚厚，故以奉告，幸勿亡羊於歧路也！

### （十）當舍印祖之短而取印祖之長

人孰無過，過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文佛自言馬麥之報，陳子昂初好賭博繼專經典，晉元帝以酒廢政，卒受王導之陳，而覆杯終身。君子之過也，如日月經天，過也人皆見之，更也人皆仰之，見人之過，如己之過，必爲之開脫，以斷其無過，是幹父之蠱，真孝子也。今帶業往生查經結果，始作其俑，亦非印祖掩飾其詞。吾人信仰印祖，多番誦讀文鈔，作下列之

開脫，是舍印祖之短也。

第一層開脫——查經小組四人，查出在印祖二百三十年前，薦益大師始有此帶業往生一語，故非印祖之創造。

第二層開脫——四人統計其文鈔，凡強調因果，仗佛慈力，及消業等句皆屬消業，佔百份之八十五，帶業僅佔百份之一十五，故斷定印祖之本旨，在消業往生。

第三層開脫——舉出其文實例，加以解析，其所用帶業與消業二字，含義全然相同！

第四層開脫——四人中有林鈺堂者，其夫人不在四人內，然其智慧悲心，亦不亞於其夫，其信仰印祖有過之無不及，曾將其文鈔中之「仗佛慈力」及「消業」等詞，連句並鈔，且詳載該書頁數以便讀者自查，條文甚多，附印在報告書后，會向佛學雜誌投稿，彼等雖崇拜印祖，然欲使印祖成爲帶業往生之集大成者，對此消業名句反而不登，是專取其短，而舍其所長矣。孰爲印祖之孝子賢孫，後世必有定評，何必爭此一日哉？

吾人所查之書有限，皆列報告書中，能查之人惟四，查時僅一年中，每週兩小時，亦屬有限。究竟有元朝以上之人，曾說帶業往生否？亦不敢斷定。然此語非出經文，亦非淨土前七祖之論文，則已大體確定矣。仍然希望大眾讀者，各組小組，各查多書，使我四人增加知識，亦所謂「更也，人皆仰之」，「書有未會經我讀也」，不亦大幸乎？何愁他人評論哉？尚有一例，可爲先生參考者焉，柳絮先生大作命題爲印光祖師，宜其處處當爲祖師讚美。凡不屬其長者，自當避免，祖師道德文章，皆當仰慕，然其書法，並不擅場。苟涉及之，雖不直指，亦被聯想。嘗見其關中所懸「死」字，下列註語，并標己名，皆無顏柳帖意。至其文所謂「死於句下」，原屬禪家術語，印祖生平主張老實念佛，生無常心，「死」字警惕，書諸牆上，作者之忌，實爲祖師之長處，祖師所忌之禪宗，却爲作者所長之禪話，其後有「稱機設教」以贊祖師，固可信者，然屬他力之佛，意在消業，非屬所主自力之人，意在帶業，前後有如此顛倒，殊非柳絮先生之本意，舉以告君，亦可推知取長舍短之道矣！

印祖之長，儒佛雙彰，其畫傳乃其生西後二十九周年，蘇州靈巖寺所編，其三十一頁標題爲顯正辨訛，一辨教內之訛，如龍舒三輩九品之誤，一辨優婆塞搭衣之類，二辨教外之訛，如辨秘傳之誤，煉丹運氣之誤，三辨佛教之誤，如辨理學拘墟之見，謂『時丁像季，正法替而訛誤生，欲顯正法必辨訛誤，荆榛塞途不先芟除，坦道何由顯露。』其強調如此，誰敢道其標新立異歟？

健也不才，竊師其長。見禪宗流弊在狂妄，乃著禪海塔燈，古人五燈

，以傳統爲經，此燈獨以證量爲經，取便喝斥口頭禪與野狐禪也；見密宗流弊在冒濫，乃著業印抉微，古人重在外誘雙運，此書重在內證感召，又大印抉微，古人混入顯教之止觀，此書直指明體之進展；見華嚴宗之流弊在虛誇，乃著華嚴五論，詳訂觀法，簡化玄境，圖示疇範，剋期取證；見淨土宗之流弊在苟簡，故破帶業往生而編客觀之報告書凡六十餘頁，編講義資料而編諸法之一覽表凡七十餘種，欲承印祖之嫡系，反爲嫉者之對象，今日爲先生草此一文，吾豈好辯哉？吾亦不得已耳！

## 結論

先生函中會題及先生之意見，不只是代表一人，實代表大多數聽眾。果爾如此，希望此文可以傳示彼等，希望不再注意本人所遭之毀譽，且盡各位自己之天職，繼續研究，努力增加淨業！

第一、元以前古德論文，爲報告書所未列者，請多搜集查看，自作報告。  
第二、印光祖師大著之顯正辨訛一書，請予調查請購，再加研究其所批評龍舒淨土文三輩九品處高見如何。本人讀龍舒淨土文尚未能發現其錯誤。

第三、印光祖師文鈔有兩處會題及仙佛同源而異流，然未詳解，宜再就文鈔及以外大著搜集研究，苟不相信老子化胡經，其所謂源是從何處說起耶？當時吾等四人惟查帶業往生，先生等亦不妨專查仙佛同源，另作報告書。

第四、最近發現張曼濤先生所編現代佛教學術叢書，有五本屬淨土者，其中如玄奘、窺基等大師所論淨土，亦有可研究價值，然不在四人所依據之淨土叢書中。

第五、本人所編會通，如遠近、心物等共十一種，其餘亦可能有其他二者相對以會通之法相，先生等不妨作進一步之研究。

第六、按日評點各事，本人一時隨手寫來，亦未必完善盡美，先生等既可改革更動，亦可添進補充。

第七、最近台北方面有李培增、蔡鴻麟兩居士發起組織放生會、超幽會定期舉行，將來亦可組織助念會，皆與淨業有關，希望先生等熱心進行之。

淨土爲他力宗，常言消業，若言帶業，則成自力矣！流弊所及，報告書已詳言之。或謂帶業往生，則造罪之人可以開一生路，吾不知何故消業仗佛，反不能開一生路之理，豈有自力能勝佛力者哉？佛在觀經步步申言消業：千劫恐不足也，五十億劫，五十億劫恐不足也；八十億劫，八十億

德清和尚，在甯波登船，前往杭州。此時正值三伏盛暑，旅客衆多，都是趁時往遊西湖的。那帆船又小，人又擠，日間衆人散坐船面，觀看那沿岸山色水光，倒也不覺着擠逼。德清是出家人，份外禮讓，竟被人擠到船尾櫓夫脚下去了，他倒也不嫌侷促。只是他身材高大，須彎腰閃避那櫓夫搖櫓，未免難堪，幸而他極有忍耐，泰然處之，全不爲意，事雖小，亦未嘗不是對定力的考驗，從小處，正可看出修道之士的道行。有些修行者，大戒功行不錯，處世小事却與人格格不合，常因小事而生嗔爭執，德清不是那種人，他是一個真正的苦修勤戒行者，他知道無論大事小事，都須持戒觀空的，正是所謂「若得般若意，何來議論心？」

德清侷促閃避櫓頭，心中恬然，覺得那櫓聲咿啞，饒有詩意。江水清澈，山色倒影碧綠，垂柳處處，唐人詩句云「欸乃一聲山水綠」！良有以也！且看那櫓尾緩搖，動亂了碧綠倒影，水紋迴旋，流成一線，旋即復合，了無痕跡可尋，依然是鏡面江水，黛綠山影，在此清靜之中，豈非亦含蓄着禪機麼？想那世事，想那時光，不正是似此櫓尾水紋？

德清微微含笑，注視那水紋山影，仰觀夾峙兩岸蒼翠石峯

與靄靄雲氣，修行道未成，此時却忘機！

他並不知道有人正在注望於他。三十八歲的德清，依然眉清目秀，英俊煥發，看來只有二十五六歲，兼以身材高大壯健，氣概軒昂，又頗具世外飄逸之神態。使他份外出衆，把同船的那些吟詩作對的秀才士人都比下去了。船上那些婦女，好些個含羞偷偷窺望德清。彼時禮教仍嚴，風氣保守，哪個婦女敢正眼望男人？連偷望都是違禮的。德清特別英俊飄逸瀟灑，吸引了。德清哪會注意到這些？

到了夜晚，衆人擠在艙內連鋪而臥，德清看那船蓬內婦女

衆多他就不再進去。自己就在蓬外船尾打坐，那船家却來說：「大師父，你怎麼不進艙？在外面露宿，晚上不能開船，各

皆就寢，德清在艙外打坐，月色照着流水潺潺，石崖頂上夜鳥咷啼，不禁想起石崖禪師名句：「百鳥不來山寂寂，萬松長在碧沉沉，分明失却那邊事，一道神光自古今。」想及佛心可通一切衆生心，而一切衆生心却閉塞不通佛心，誰得知「那邊事」？

中道第一義妙諦，就是「會爲一代善巧俱成要妙法門」，但是又如何方可做到勿惡六塵，心中不取一法呢？

（未完）

（上接第34頁如何研究「帶業往生查經小組報告書」）

却恐不足也，無數劫，無數劫恐不足也，乃至無數阿僧祇劫，如此強調消業，更有何業必須自帶耶？先生當設身處地以思之，當將死者臨終，固有罪業也，經過善知識勸告，乃有念佛動機，此一過程也，既念佛矣，罪業乃消，此又一過程也，罪業既消，則得往生，此又一過程也。今言帶業往生，是越過其中之勸告、念佛、消業之過程，則不合事實，不合經義，不合法理，不合因果，故必改爲消業往生，譬如：洗種一過程，下種一過程，灌水一過程，施肥一過程，開花一過程，然後有結果一過程，吾人但簡言開花結果，不可直言洗種結果也。

先生乎，斯飯也，吾今爲先生含之、潤之、咀之、嚼之、已成乳糜，然後哺之，先生豈猶不能消化者乎？當不再爲人所惑矣！

陳先生「偶感」詩二首。其一：

「吾今不須念彌陀，且喜彌陀念我多！  
謂有親兒存正見，苦心孤詣在婆婆。」

其二：

「孰謂親兒是冒充？○（分？）明血統一般同。  
有時模倣苦提處，畧有蓮邦乃父風！」

華嚴處士陳健民寫於三藩市金門橋畔。」